

那年我十四岁

□王惠彬

那年我14岁,还是一名在读的初中学生。

就在那一年,农村推行“联产到组”责任制。政策一落地,生产队的房屋、农具以及作坊、器具等集体所有财产尚未来得及处置,农民便迫不及待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到由十户左右组成的各个小组。这是改革开放初期,农村改革最早的实践形式。

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座烧制青砖的土窑,体量大,出砖多,名传十里八乡。它产出的青砖变成货真价实的钱,每年都给生活拮据的社员兜里塞进比较满意的实惠。生产队解散了,作为集体所有的砖窑也终结了它的使命。没有售完的青砖和没有烧完的煤炭,就堆放在它的旁边,静候发落。冬天,夜长风大,是盗窃现象高发期。寒假期间,父亲让我和我的一个小伙伴每天夜里去“看窑”——看护那些还没来得及处理的砖和煤。

砖窑处在我们村北边的野地里。它的北面是一条河,河上搭建了专门运送砖坯的简易石板桥;西面和东南面是两片坟地;南边稍偏西些有一间搭建得随意而简陋的房子,曾是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的地方,现在成了我和伙伴整个寒假夜间“看窑”的住所。晚上,用木棍顶着房门,房门是用不甚规则的木板钉在一起的,月光通过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缝隙投射到房内,是那样明亮而清冷;窗户的下半部用砖头砌实了,上

父亲的墨绿色自行车

□胡晓彤

20世纪60年代的小镇,石板路蜿蜒,巷弄幽深,藏着日复一日的烟火。

二十出头的父亲意气风发,入职邮电局。一身整洁工装,一辆单位配发的墨绿色二八式邮电自行车,便是旁人眼里最体面的模样。从此,父亲骑着锃亮的单车,日复一日穿行在小镇的朝暮之间。晨雾里启程,星光下归家,车轮碾过青石板,清脆车铃唤醒一条条老街深巷。邮件书报、大小包裹,稳稳安置在后车架上。风雨中一路相伴,陪着他从青涩年少走到两鬓染霜,岁岁年年,从未分离。

时光匆匆向前,父亲渐渐走到了退休年龄。街巷早已车水马龙,邻里亲友都换上了电动车。我们劝他换一辆轻便车代步,安稳省心。他总是笑着摆手:“骑自行车能活动筋骨,出门也方便。”语气平和又坚定。这辆旧自行车,就像相伴他大半生的一身工装,早已融入骨血,怎么也割舍不下。

他依旧慢悠悠地骑着老伙计,穿行于日渐喧嚣的街巷,留下单薄的身影,像一张泛黄的旧照。

直到那个黄昏,意外骤然降临。桥头路口,一辆轿车避让不及,与父亲相撞。路人纷纷围拢,父亲被搀扶起身,万幸只

糖纸里裹着的少年心

□卫正付

从抽屉里找到一张被揉皱了的糖纸,上面画着一只翘起尾巴的大白兔,纸面上油光闪闪,折痕处还有糖浆凝固成琥珀状的痕迹。把大白兔的图像抚平,放在手心里,大白兔的眼睛都已经看不清楚了,只留下一个憨态可掬的大致轮廓。

这张糖纸最少也有20年历史了。那时候大白兔奶糖非常少见,并不是想吃就可以吃到的。外婆去镇上买东西,回来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,用白色的糖纸包着,两头都被拧得紧紧的,看上去就像一颗大大的花生。我接过来舍不得剥开,在鼻子下闻了闻,有浓浓的奶香味穿透蜡纸散发出来。攥在手里焐了一会儿,等糖纸变软之后才小心地剥开一个口子,一点一点地挤出里面的糖。

奶糖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的糯米纸,很薄也很透,贴到舌头上就会融化。咬开奶糖之后会看到里面是白色的,软糯黏牙。可以放在嘴里慢慢品尝,一颗糖可以从上学一直吃到放学,即使糖已经化掉了,嘴里还有奶香味,喝白开水也觉得甜滋滋的。

收集糖纸是当时的一种爱好。各种糖果的包装纸都不一样,水果糖用的是透明玻璃纸,五颜六色的,在上面画着橘子、苹果、葡萄等图案。高粱饴是黄蜡纸做的,很软。酥心糖外面包着锡箔纸,银光闪闪的。把糖纸清洗干净之后放在课本里压平,一张张地夹起来,和收集邮票一样。空闲的时候就拿

半部用纸糊着,泛黄的纸上留着一个个破洞。北方的冬天寒冷彻骨,况且在无任何遮挡物的野外,冬天似乎更冷。

在这间透着寒气的小房子里,每晚我和小伙伴做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件事,就是生火烧炕。炕是热了,但房内依旧很冷,我们就把头蒙在被子里,单薄的被子仍然抵不住寒气的侵袭。年少的我们,对寒冷并不怕,真正让我们害怕的,是夜幕下荒野的空旷和死寂。年纪小,心智未开,经见得少,胆子自然就小。有一晚,伙伴因故让他的弟弟和我一起去“看窑”。那天夜里,一只猫头鹰在我们窗户上方的房顶叫了几声,更加剧了我们内心的恐惧。第二天起床时,我发现他的褥子湿了一片。

那年除夕夜,我的小伙伴缺勤了。我一个人睡在那间小房子里,始终被恐惧和不安紧紧地包围着,一夜难以入睡。等到村里急促而热闹的鞭炮声响起,我便慌慌张张地起床,急匆匆往家奔跑。

人对艰难困苦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,四十多年过去了,这件事依然铭记在我的心里,艰难困苦让人感到痛苦,但是,艰难困苦也能磨炼人吃苦耐劳的精神,激发人昂扬向上的奋斗意志。回想起曾经的艰苦往事,越发感觉到现在生活的满足与幸福。即将退休的我,此刻回想自己多年的风雨历程,那是一段充满艰辛、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,里面充溢着事业成功和不断进步的幸福与喜悦。

是皮外伤,并无大碍。可那辆自行车,车架弯折变形,前轮严重扭曲,如同折翼的飞鸟,颓然倒在地上。众人都关切着他的伤势,他却蹲在车旁,指尖轻抚凹陷的车梁,久久沉默,轻声说道:“它跟着我这么久,从没受过这般委屈。”

老式邮电二八自行车早已停产,配件极难寻觅。父亲却始终不甘心,走遍周边乡镇的旧货市集,寻访早已歇业退休的老修车师傅,一点点拼凑废旧零件。那段日子,他整日在院中敲打矫正、细心擦拭,执着又温柔,一心想要修好相伴半生的老伙计。车子竟被修复得如初,而父亲,早已年过八旬。

街头车流越发繁杂,电动车往来穿梭。母亲终日为他的出行安全忧心,坚决不肯再让他骑车上路。我也再三承诺日常出行由我接送。父亲望着旧自行车,又看着家人担忧的神情,终究轻轻点头。自此,他再也没有骑过它。

如今,这辆墨绿色邮电自行车静静地倚靠在屋角。它再也无法奔赴远方,默默成为家里沉静温柔的底色。午后阳光穿过窗棂,落在车把与锈迹斑斑的车铃上,父亲常常静静凝望,目光温润绵长,好似望着相守一生的老战友。

一抹深沉墨绿里,藏着半生邮电从业岁月,藏着一个普通人的坚守,更藏着历经岁月、不忍离散的温情与风骨。车轮虽不再转动,却载着沉甸甸的过往,静静停泊在时光深处。

出来看看,用手把皱的地方抚平,按照颜色给糖纸排队。糖纸很漂亮,看着让人高兴。

有一次邻居家的阿妹得到了一块巧克力糖,外面用金色锡纸包裹着,吃完后把锡箔纸摊平,然后折了一只千纸鹤。我羡慕得不得了,我用5张糖纸才换到她的那只千纸鹤,捧在手心里金灿灿的,舍不得去碰,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亮的东西。

小时候货郎挑着扁担走街串巷,一头是麦芽糖,另一头是收来的牙膏皮。把收集到的牙膏皮拿去跟货郎换糖吃,货郎将两块铁板夹在一起一敲,就会掉出一块糖来,坚硬无比,咬不动,放在嘴里好久才化开。这种甜味与奶糖不同,它的味道非常浓烈、直接,甚至会觉得有点儿腻。

现在超市里的糖果堆成了小山,进口的、国产的,巧克力、奶糖、软糖、硬糖等等。买一包回来,拿一颗含在嘴里,虽然甜,但是和小时候的味道已经不一样了。糖还是原来的味道,但人已经不是当年的人了。小时候可以一直含一块糖果一下午,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耐心了。小时候收集糖纸可以集齐一本,现在就连糖纸的样子都不知道了。

糖纸里包裹的并不是糖,而是一颗愿意用一下午的时间来融化糖果的年少的心。糖的甜味从未改变,改变的是我们吃糖时愿意停留的时光。那张皱巴巴的糖纸里,藏着一个回不去的、慢悠悠的少年时代。

奶奶的酸梅汤

□魏咏柏

梅子酸到骨头缝里时,5月的日头正把湘西北小山村的竹梢晒得发软。后山的梅树早耐不住性子,青黄果子藏在叶窠里,风一掀就露出圆鼓鼓的肚皮——奶奶常说,布谷鸟叫第三遍就得摘,早了咬不动,迟了要烂在枝丫里喂蚂蚁。

村口那棵老梅树有百来岁了吧,碗口粗的枝丫探到溪水里,成串的梅子垂在青石板洗衣潭上,水波一晃,满池子都是碎玉片。六叔公总在潭边磨镰刀,“沙沙”声惊得青梅扑簌簌落水,洗粗布的婶子们就笑:“你这老头子,砍树不如摸鱼,看把果子都吓掉了!”

要说采梅,大人们腰间挂着竹篓,踩得梯田石板响。我们这些光脚娃等不及,脱了布鞋就往树上爬,粗糙树皮蹭得小腿生疼,像被碎草扎过似的,偏要够枝梢最青的果子——那里太阳足,咬一口能酸得打摆子。那年堂哥使坏,怂恿我啃生梅,酸水“轰”地炸开,似无数蚂蚁在牙床上打架,眼泪直往下掉,树下歇凉的老人笑出满脸核桃纹:“小崽子,这酸劲比你奶奶的汤差远喽!”

奶奶的酸梅汤,是老屋灶间的魂。天麻麻亮她就挎着竹篮出门,专挑青黄带白霜的梅子,说“这种不生不烂,熬汤能酸到后颈窝”。梅子倒进缸里,撒把粗盐,看它们在山泉水里打滚,竹匾压着洗得透亮。日头最毒时,搬来半人高的陶瓮,瓮底铺层新晒的糯米酒糟,一层梅子一层冰糖码进去,深褐色的冰糖块和青果相间,在太阳下亮晃晃的,像藏着星星。

最难忘的是熬汤的黄昏。土灶里松木噼啪响,铜锅里的梅子泡软了,深绿果皮裂出细纹,汁水慢慢渗出来。奶奶握着木勺慢慢搅,糖香和梅香在屋里乱转,我们蹲在灶台边直咽口水。“莫急,熬到皮肉分家才入味。”她鬓角的白发被火映成金黄,木勺溅出的汤汁在围裙上烫出小斑,可锅里翻涌的琥珀色汤,才是最勾人的。

汤凉透装进粗陶罐,奶奶会摘片新鲜荷叶蒙在坛口。南风吹过天井,荷叶边轻轻颤,罐子里的梅子像在阴凉处睡着了。农忙回来的汉子推开木门,舀一碗咕咚灌下去,咂吧咂吧嘴说:“比镇上冰棍还解暑!”我们小孩用竹筒装汤,蹲在青石板上看蚂蚁搬家,汤汁顺着下巴流到脖子,在晒黑的皮肤上划出亮印子。

婶子们的法子多着呢。后山砍来新竹,削成细竹签,把半青的梅子穿成串,挂在屋檐下风干。檐角铜铃叮当,梅串在风里晃啊晃,慢慢褪了青涩,裹上一层白霜似的糖晶。阿婆们则把青梅泡进高粱酒,透明的酒一天天变成琥珀色,封坛时系根红绳,说冬至启封能去风湿。

去年端午回村,见老梅树上钉了块“古树保护”的木牌。六叔公的孙子举着手机拍照,镜头扫过稀稀拉拉的梅子,老人眯着眼说:“现在娃子嫌麻烦,都喝商店里的甜水喽。”可灶间总还有老人在忙,青瓷碗里新收的梅子泛着光,玻璃罐里泡着给孙辈的蜂蜜梅——她总说,机器熬的汤没柴火味,就像城里的高楼,听不见青瓦上的雨声。

暮色漫过山坳时,我蹲在洗衣潭边,看水里梅影晃啊晃。远处布谷鸟叫了,不知哪家小孩又在树上偷果子,清亮的笑声惊落几片树叶,漂在水面像小船,载着陈年旧事顺溪水流远。指尖蹭过嘴唇,仿佛还留着那年的酸劲,这酸劲啊,是走多远都忘不掉的老家夏天。